

建國文藝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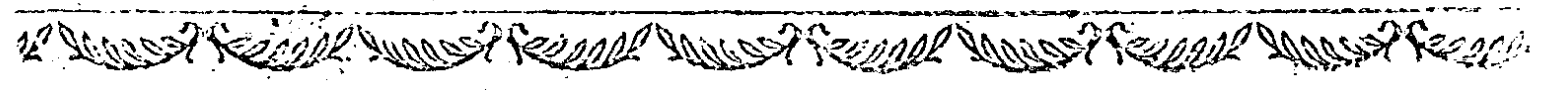
第一集

等太太回來時候

顧一樵
丁西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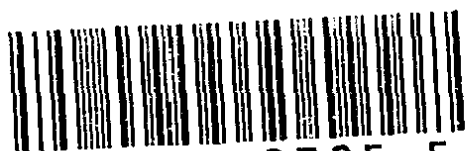
主編者
編著者

正中書局印行



獻給：

楊從今
文甫兩先生，
答謝他們勸我毋施別業的盛意



3 0614 2385 5

2

[illegible]

等太太回來的時候——四幕劇

時間 民國二十八年秋間

地點 上海

劇中人

梁老爺

梁太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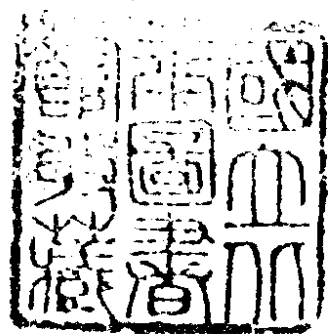
梁梅(大小姐)

梁治(少爺)

梁玉(二小姐)

許任遠(表少爺)

等太太回來的時候



孫澤生（姑少爺）

張媽（女僕）

旅館侍者

第一幕

下午三時。旅館裏的一間套房，分成內外兩室；內爲臥室，外爲會客室。開幕時，室內無人。幕啓後，先聽到一個鑰匙開門的聲音。接着房門打開，許任遠、梁治同走進。後面跟着旅館的侍者。許手裏拿着幾份中外日報。進門後，將帽子掛到衣架上，報紙丟在椅子上。走到一張寫字桌前檢閱桌上的郵件及客人留下的名片等。處處現出他是這屋子的主人。梁手裏提着一個提琴盒子，臂膀上披着一件雨衣，旅行的裝束。進門後，帽子留在頭上，手裏提着東西，先察看他的環境。處處現出他是這屋子的生客。旅館侍者手裏提着一個旅行用的手提包。提包上貼了許多各處旅館的招牌紙，掛着郵船的卡片。

侍 提包拿到裏面去吧！（預備走向內室。）

許 不，就放在這裏好了。等一會就要拿走的。（向生客。）唉，剛纔我要你把你的提包放在汽車上不用拿下來，你說拿下來再說，我沒有懂你的意思。（侍者放下提包，收拾屋子。）

治 中國的小說書上常常有兩句話，描寫一個潦倒的英雄，說弄得他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我不是一個小說書上的英雄，可是我目前的處境，確是如此。現在我雖然回了國，我還不一定就能回家。

許 不能回家？

治 家裏當然是要回去看看，不過不一定就住在家裏。（說着，已除了帽子，放下雨衣和提琴盒子。）

許 爲甚麼？

治 就是因爲這個問題，我纔想要先來和你談談。在我未回家之前，我不能不先弄清楚，

我的父親

許 (不要他當着旅館侍者多說，用手止之，向侍者。) 茶房，今天上午有沒有人來電話？侍 (正收拾桌上的茶具，忽然記起。) 啊，有的，上午十一點鐘，來了一個電話，請五十八號的楊先生說話。問他那兒來的，不肯說。問他姓甚麼，不肯說。問他叫甚麼，也不肯說。他說等楊先生回來，告訴一聲，今晚八點鐘的約會，決定改到九點。這樣一說，你就會知道。

許 對了對了。謝謝你。(侍者取了茶具走出。)

治 剛纔茶房是不是說「楊先生」？

許 是的

治 那一個楊先生？

許 楊先生就是我！

治 就是你？

許 怎麼，你覺得奇怪嗎？

治 我真有點莫名其妙了。你是上海有家的人，你住在一個旅館裏。你姓許，人家叫你楊先生。——怎麼一回事？

許 不要忙，不要忙。讓我先打一個電話回去，通知她們一聲。我們然後再談。（走去撥用屋內的自動電話機。梁坐下。）會，得到了電話的回音。向話機。）哈嚶，喂喂，你那兒啊？梁啊，你是顧媽吧？我是少爺啊。……是的是的。唉，唉，你去請少奶奶來接電話。聽清楚沒有？……對了對了。（等了一會電話，沒有消息，向客人。）說不定她們已經出來了。（又等了一會，再說電話。）喂喂，哈嚶，你是惠芬吧？我任遠啊，……（忽然發見了錯誤。提高了聲音。）啊！你是玉妹，我是任遠啊。你們吃了飯沒有？……是的是的。……到了到了。……兩點半鐘。……當然接着了。唉，你聽我說，船是兩點半鐘到的，人也接到了，我們現在是在大東旅館五十八號。我已經派了車子來接你們。甚麼？……唉，對了對了。喂喂，我說，你們來到這裏問五十八號的一個姓楊的楊先生——不是姓許，也不是姓梁。聽清楚沒有？大東旅館五十八號楊先生……對了對了。甚麼？怎麼走到了旅館？啊，你不要問，等一會你來到這

裏就會知道。喂喂，要不要和你哥哥講話？（哥哥站起，走向電話機。）……甚麼？
喔喔喔，好，……好好。那麼請你們就來吧。……一會兒見，一會兒見。（放上電話
聽機，轉回頭。）汽車已經到了。她們即刻就來。——現在我們可以開始我們的談話
。（從桌上取了一個香烟罐，敬客。）抽烟嗎？

治 謝謝，還沒有學會。

許 真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現在。像這樣的蹩脚的香烟，現在在重慶昆明要賣三四塊錢
一聽。就是在上海，寫一篇文章，有時也要花我兩三塊錢的本錢。（放回烟罐，取了一
枝烟。）

治 沒有法子斷絕嗎？

許 香烟好比是一個朋友，並且是一個既可與共患難又可與共安樂的朋友，非到萬不得已
的時候，是不應絕交的。（侍者拿了茶具走進。向侍者。）茶房，等一會就有兩位女
客來看我。到了這裏的時候，你就請她們上來好了啊。（燃了火吸烟。）

侍 是。（放下茶具，走出。）

許（倒茶。）我們剛纔講甚麼？啊，對了，你問我爲甚麼姓楊，爲甚麼住在旅館，是吧？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敬茶。）

治 謝謝。（接了茶。）

許 上海現在變成了一個恐怖世界。自從兩年半以前中日戰事發生之後，上海就成爲抗戰工作的中心。在以前，祇有黨政治的，辦黨的，做特務工作的人，纔引人注意，受人監視。一個不留心，手槍炸彈，這本是很平常的事，沒有甚麼稀奇。現在的情形可全變了。這半年以來，自從這一班新漢奸……（忽然打住。）喔，對不住。（替自己倒茶。）

治 沒有關係，你講好了。你都不能不承認這一班人是漢奸，對吧？我都不能不承認這一班漢奸之中，有一個是我的父親。

許（承認事實。聳了聳肩。）對，是你的父親，是我的姑丈，關係也差的不多。所以不用忌諱，唉，——剛纔我說，上海越弄越不成樣子。以前敵人與暗探所注意的，祇是與政治或與軍中有關係的人。自從這一班——新人物來了之後，別的貢獻沒有，他們

祇做了兩件極無聊的事。第一件是在滬西越界築路的區域內，搶房捐，開賭場。第二件是綁架學校的校長，暗殺報館的主筆。祇要你稍微說幾句公道話，或是拒絕登載他們的東西，他們就用極卑鄙的手段來對付你。

治 所以連你也

許 所以連我也有時姓許，有時姓楊。至於這間房子的用處，那是因為我有時想約幾個朋友談談，如果報館裏不便，家裏不便，我就約他們到這裏來。換句話說，這間房子是報館主筆的一間外室。

治 據我所知，這一班你所謂新人物是今年春天來的。是不是他們一來了之後，父親就和他們混在一起？

許 甚麼時候發生關係不知道。公開的發表言論，是最近幾個月的事。

治 （喝了一口茶。）這些殺人綁票的事，你想我父親都有分嗎？

許 這倒不敢說。也許他感覺興趣的不是這些實際工作，而是偏重於文字宣傳方面也說不定。

治（譏刺的。）父親做的甚麼官？

許 他還沒有做官——那是將來的事。——他現在做的是和平協會的會長。

治 做些甚麼事？

許 宣傳和平，反對抗戰，提倡中日親善，攻擊國民政府，這一套。

治 這些事有人去幹！一個人甚麼事不可去做，要做漢奸。這是我無論如何不能了解的。

許 飯碗與良心的問題。你如果要我分析漢奸的人品，我想我可以把他們分爲三等。第一等是雖有良心，沒有飯吃。第二等是本無良心，又無飯吃。第三等是雖有飯吃，沒有良心。

治 漢奸講得上品格嗎？我想漢奸就是一個漢奸就夠了。

許 這當然是更徹底，更正當的看法。

治（靜默了一會。）你有好久沒有見着他了吧？

許 誰？姑丈嗎？自從他做了——新人物之後，我們就完全斷絕了關係。——自然，姑媽那裏我仍舊是常去的。

治 媽媽氣死了吧？

許 可想而知。姑媽是多高明的人，你想。不過她從來不提姑丈的事，姑丈也從來不回家去。你下船之後，說要找一個地方和我談談，我就知道，你是要打聽打聽家裏的情形。據我所知，姑丈是不回家的。所以你不必擔心。你的這隻提包也就可以放在汽車上不必拿下來。

治 家裏就祇有媽媽和妹妹兩個人？

許 大姐和她們同住。不過澤生姐夫還住在自己家裏。他大約三兩天就去看看她們，照應照應。有時說不定也住上三天五天。

治 （又沉思了片刻）有人說，澤生也加入了他們的團體，這話可靠不可靠？

許 那是沒有的事。這個我相信我知道的最清楚。澤生，你知道的，他對於政治是根本無所謂的。他的興趣是做生意。他目前的問題是碰到了這樣一個難關，如何維持他的營業？在這一方面，他也還比較的漂亮。簡單的說，他與姑丈的關係，仍舊是丈人女婿罷了。這就是他和我們不同的地方。至於別的，一定沒有。就連這一點，我相信也還

是因為大姐的關係。

治 姐姐的關係？這個我不明白。

許 你不明白嗎？大姐是一個孝順的女兒。——唉，我得聲明，這不過是我的推想而已。

——大姐對於父母，一向是無微不至的。說不定常常掛念父親的身體好不好；沒有人招呼；有時也許想寫一封信問候問候；說不定還希望能有個人去看看他。這一類的事，你想，除了自己的丈夫，誰可以替她去做去？——我已經說了，這祇是一種推測。不過我相信我的這個推測是不錯的。

治 是的。一個女兒的情感。

許 女兒的情感？（搖頭否認。）這不是兒子女兒的關係；這是年齡的關係，是時代的關係。

治 時代的關係？

許 是的。這不是兒子與女兒的不同，是時代的不同。從前我們把三十年算做一代。在現在這個飛機每小時飛到一千以上，無線電通信，比孫悟空翻筋斗還要快的時代，這

三十年一代的算法太長了。無論是在物質方面，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社會方面——換句話說，在任何方面，除了在人類的生育方面，——這三十年算一代的時代單位，太大了。我想最多十年就要算一代。所以大姐對於父親的態度，不是因為她是一個女兒，而是因為她是前一代的人物。比方說，你的妹妹，她與大姐相差我想最多不過十四五歲吧，她就和姐姐大不相同了。……

治 妹妹？妹妹還是一個小孩子。

許 小孩子？長的和姐姐一樣高了！說不定比姐姐還要高一點。唉，我問你，你出去了幾年？

治 將近四年。

許 你出去的時候，妹妹幾歲？

治 大約十三四歲吧。

許 好了。一個女孩子，從十三四歲到十七八歲，多大的分別！不相信，一會兒來了，你就可以知道。（敲門的聲音。）好，小孩子來了。（向敲門者。）請進來！

（房門推開，屋內的兩個男子站起，屋外的兩女客走進，年長的是梁梅，手裏拿了一個錢包，一雙手套；年幼的是梁玉，手裏拿了一簇鮮花。）

治 哈嘍，姐姐！（與姐姐握了手。）

梅 弟弟！

玉 哥哥！

治 （走到妹妹的前面。）妹妹！我不認識你了。你長得這麼高！（先握了手，將手放到她的肩上，最後吻之。）

許 怎麼？我說的不錯吧？（伸長了九十度的手臂，等著妹妹。妹妹離開了哥哥，放下花，走來與表哥握了手。）還是我接著了吧。

玉 （轉向哥哥。）我們十一點鐘就到了碼頭上等你，等了兩個鐘頭。（轉向表哥。）我們不應該聽了你的話，到你家去吃飯去。

許 （正收拾椅子上的報紙。）大姐請坐。這裏亂七八糟的。

梅 謝謝，表哥不要客氣。

許 (轉向妹妹。) 這是我的不是。不過他們告訴我，說船要下午三點鐘纔到，我怕把你們餓壞了。

玉 我們剛吃完了飯，你的電話就來了，急得我要命。(也坐下。)

治 (向姐姐。) 媽媽這一向精神好吧？

梅 很好。前幾天略微有一點不舒服，這兩天完全好了。

治 姐姐也好嗎？好像比以前瘦了一點。

梅 我一向就是這樣。

治 妹妹不用說，我一看就知道，身體是一定很好的。

梅 她啊？她一頓可以吃三碗飯，一天可以走六十里路，夜裏睡下去，可以十個鐘頭不醒覺。

許 幾年以前，我想組織一個新的女子運動，成立一個協會。叫做「打倒林黛玉協會」——如果這個協會成立起來，我一定推舉妹妹做會長。不過不久我就覺悟了這完全是多事。因為可憐的林黛玉老早被她們打倒了。(已經倒了一杯茶，敬大姐。) 大姐吃茶。

梅 謝謝。（接了茶。）表哥看弟弟又長高了一點吧？

許 他出去的時候就已經很高。

玉 哥哥，我同你比一比。（站起，與哥哥比了一比高，向姐姐。）還差這麼一點兒。（用手指表示了相差的高度。）

治 想不到幾年的工夫，妹妹會長得這麼高。我總想她還是一個小孩子。

梅 你稱讚她長的高，她最得意了。她一天到晚就是想長高。今天和這個比比，明天和那個比比。不知道要長到多高她纔滿意。

許 （又倒了一杯茶敬妹妹。）打倒林黛玉協會的會長吃茶。

玉 謝謝。（接了茶，大家坐下。）

梅 （看了一眼屋內。）弟弟，你的行李呢？

治 行李交給了旅行社。我自己就祇帶了這樣一個提包。（指了地上放着的那隻提包。又指着提琴盒子，向妹妹。）還有這樣一個盒子。

玉 （這時纔注意到提琴盒子，跳了起來。）這是帶給我的提琴！喔，謝謝你！（走去打

開了提琴盒子。〕

治 我一路提心弔膽的把它帶在身邊，走的時候，提在手裏；睡的時候，當做枕頭。我希望沒有把它弄壞。

玉 （已經取出了提琴，敲彈了幾下。）謝謝你。一點沒有壞。

治 好極了。現在我的責任完了。（接了表哥的第三杯茶。）謝謝。

（大家重行坐下。妹妹抱着提琴盒子，坐在哥哥的身旁。）

梅 剛纔聽表哥說，船兩點半鐘就到了。我們以為船如果到得早，表哥會開汽車到家裏來接我們。怎麼弟弟和表哥會走到這裏來？

（大家不知如何發言，靜默了片刻。）

玉 （慢慢的。）我知道。你們不肯說，要不要我講？……

治 （不願即刻破壞目前的歡聚，打斷妹妹的話。）不是。因為我急於要和表哥談談，想知道一點最近國內抗戰的情形。（妹妹面上顯露出不信和了解的表情。）我一下船，表哥就告訴我你們已經等了好久，到表哥家去吃點東西就會再來。

許（幫幫表弟的忙，連忙打一個岔。）你們到底吃了東西沒有？

梅表嫂客氣的厲害，預備了許多東西。其實我們肚裏都不餓。因為今天早上，澤生送了我們許多點心。……

治喔，我忘記問了，姐夫好吧？

梅謝謝你，他很好。我們本來都約好的，等你回來，大家一齊到碼頭上接你。忽然他這兩天腳上的濕氣發了，不能走路。今天早上他着人送來了你一向愛吃的幾樣點心。帶了一封信，要我代他向你道歉。同時還有一件事，要我告訴你。他說爸爸知道了你今天可以到家，他急於想看看你。因為他事情很忙，沒有工夫回家。希望你六點鐘的時候可以約了澤生一同坐了汽車去看他。

治（思索了一會，妹妹凝神的等著。）我想我應該回去看看媽媽吧？

梅（老實人。）不用說，當然是先回去看媽媽。難道你不看爸爸嗎？（得不到回答。）

——澤生還要我五點鐘以前給他一個電話。爸爸可以派車子來接你們。……

玉姐姐！……

許（再幫一次忙。）日子多得很，不在乎今天，以後再說好了。——怎麼，我想我們現在可以走了。姑媽一定等的心急了。（向表弟。）怎麼樣？提包帶回去吧？

玉（低聲向哥哥。）回去好了，不要緊的。爸爸他不敢出來！

許好了，好了。不是我趕客人，我們可以走了。（壓了一壓叫人的鈴。）

梅是的，媽媽一定等的很心急了。（向表哥。）還是表哥，我們回去吧？

許當然送你們。（取了自己和表弟的帽子，拿了桌上的鮮花，姐姐取了錢包和手套，妹妹拿着提琴盒子，哥哥拿了雨衣，大家準備出去。侍者走進，向侍者。）請你替我把這隻提包拿到下面汽車上去。

侍是。（提了提包走出。）

玉（向哥哥。）哥哥，你知道嗎？媽媽想你想得要命！

（屋內的人先後走出，主人帶上門，又聽到一次鑰匙鎖門的聲音，幕下。）

第二幕

當天夜晚九時。梁太太和梁二小姐的睡房。一張大床，一張小床，一張矮小方桌，幾張椅子，及其餘的衣櫃梳妝臺等。開幕時，梁太太坐在一張沙發椅上打將近完成的一件絨線衣。女僕張媽收拾桌上的水果皮、栗子殼、及包糖塊的紙片等。收拾完畢後，一面講話，一面將四套乾淨的杯碟、四隻玻璃杯、白糖缸、茶匙、及原有的糖果盤碟安放到小方桌上，預備使用。

張太太，今天您可夠樂了吧？望了好幾個月，今天可真到家了。我看再沒有別的事會使您更歡喜的了。

母還不是大家都歡喜嗎？

張可不是嗎？您是不用說了。大小姐、二小姐，那一個不是眉開眼笑的？就是老爺，他不在家，如果他在家，還不是一樣的歡喜嗎？

母 (極輕微的嘆了一口氣。) 你呢？難道你不是同樣的歡喜嗎？

張 我？喔，太太，今天下午少爺剛到家的時候，我見您哭了，我的眼淚不知怎樣止不住的流了出來。回來我到廚房裏還哭了一場，心裏纔覺得舒服。您說奇怪吧？

母 這是你人好心好。是的，你已經來了八九年了。你看了他長大，看了他出去，現在又看了他回來。你還不是和一個自家人一樣？——是的，他一回家，好像甚麼都不同了。你想這幾年我們過的日子也夠悶了。他一到家，好像甚麼都有了生氣。好像多少時的陰天，忽然出了太陽一樣。你覺得嗎？

張 太太，難怪您歡喜。這樣的一個少爺，又聰明，又和氣，真是少見。不單是少爺，就是大小姐、二小姐，也都是一樣。一天到晚掛念您，總怕您不高興，不舒服。氣悶的時候，想這樣，想那樣，兜您歡喜。您不知前世裏做了多少好事，這一世纔會有這樣大的好福氣。(鋪好桌面。)

玉 (在門外高聲，平劇的調子。) 張媽開門！

(張媽走去開了門。大小姐、少爺、二小姐魚貫而入。大小姐和少爺各人捧了一個瓷

罐。二小姐一手拿了一把茶壺，一手拿了一個熱水瓶。進來後，一齊走向方桌。）

梅 媽媽！這是牛奶。（將裝牛奶的罐子放下。）

治 媽媽！這是可可。（將裝可可的罐子放下。）

玉 媽媽！這是香片。（將茶壺放下。）這是開水。（將熱水瓶放下。）牛奶是姐姐做的，可可是哥哥做的，開水是我做的。（媽媽與張媽眉花眼笑。向姐姐哥哥。）那個動手？

母 放下好了，鬧甚麼？

玉 還是請姐姐偏勞吧，我有一點笨手笨腳的。

（三人圍桌而坐，媽媽移了一移椅子，張媽立着旁觀，妹妹等不及可可，先吃起咖啡糖來。）

梅 （開始倒可可、和牛奶、加白糖的工作，弟妹協助之。向張媽。）你去再拿一隻玻璃杯來。難得今天大家這樣快樂，你也來陪太太喝一杯可可。

母 啊，對了。

張 阿彌陀佛，謝謝太太，謝謝大姐姐，我沒有這樣大的福氣。

玉 這是大少爺從外國帶回來的呀，和平常的不同。你不可以不嘗嘗。

張 謝謝您，二小姐，我……

治 就用這個茶杯好了。省得再要她下去走一趟。（翻轉了一隻茶杯，預備倒可可。）

張 大少爺，謝謝您，請您不要糟蹋了東西，我一向不吃這個。

母 啊，對了。她不吃牛奶的。你替她倒杯茶吧。

治 也好。（倒了一杯茶，送上。）請喝一杯從你家鄉帶來的香片茶。這幾年太太身體不

大好，多虧你服侍的周到。現在我敬你一杯茶，酬勞你，表示我的謝意。

張 大少爺，您讓我多活幾年好罷？您這是教我……謝謝您。（接了杯碟。取了杯子，把

無用的碟子放回到桌上，沒有主意的站着。）

梅 你坐下來好了。大少爺小的時候和你胡鬧的時候你忘記了嗎？現在見了他怎麼這樣的

講起規矩來了。（嘗了一口可可，放下杯子，從母親身上取了絨線衣，代爲工作。張

媽不安的坐在小姐的床邊上。）

玉 （也喝了一口可可。）張媽，你知道我們現在是在做甚麼嗎？

張（不解。）不知道，二小姐。您不是在喝可可嗎？

玉 不對。我們是在開家庭歡迎大會，歡迎大少爺回國。所以你也應該參加。

張 二小姐，我不敢當。您說的我也不懂。別的我不知道，我祇知道太太、小姐、少爺，個個對我好。這個我是知道的。我祇有在菩薩面前禱告，保佑太太小姐身體康健，少爺大富大貴。

母 張媽，你這就說錯了。一個人祇要身體康健就夠了，用不着大富大貴。一個人錢多了有甚麼用？有了錢就做壞事。做了官更壞。一個人要緊的是一家和睦，家人父子相聚，快快活活的過日子。如果這一點做不到，錢有甚麼用？官有甚麼用？有錢有勢的人還不是一樣的受罪？——你說我說的對不對？（拿起杯子，喝了幾口可可。）

張 是的，太太。您說的一點不錯，窮富還不是一個道理？

治（想轉變母親的思路，拿起可可罐子。）還剩下一點可可。媽媽再加一點吧？（媽媽搖了一搖手。轉向姐姐。）姐姐？

梅 謝謝，我不要了。一齊倒給妹妹好了。她是吃不夠的。（喝了幾口可可，放下杯子，

繼續工作。）

玉（接收了剩餘的可可。）謝謝。（自己把剩餘的牛奶也一齊倒進杯中，加了糖。）

張（已經喝完茶，站起。）這兩個罐都不用了吧？

梅 不用了。你可以收了去。

（張媽將兩個空罐和自己的杯碟放到一個茶盤裏。少爺替她開了門，讓她走出，關上門，回來走到母親的身旁。）

治 媽媽，今天你應該快樂了吧，兒子女兒圍着你。

母（又喝幾口可可。）我是一個很知足的人，現在你們都這樣大了，我還有甚麼不滿意？（感慨的。）做兒女的不會知道，一個母親把兒女帶大，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長大之後，好還罷了，但是，你們看看，世上有多少懂事的兒女？……

玉 像我們這樣！

梅 你好意思！

玉 我說的是老實話。我不會客氣的。媽媽，你說我說的對不對？不相信，祇要看看哥

哥。

治 唉，你幾時學會了說這樣的俏皮話？是那個教你的？

梅 是媽媽慣壞的。

玉 媽媽慣壞的！媽媽頂討厭的是我。媽媽對吧？

母 （助助兒女的興。）你要問我嗎？我是一點不偏心。我的兒子女兒都好。不過有時我比較比較，我覺得還是我的小女兒最好。

梅 咕。（鼻子裏的笑聲。）

玉 媽媽，你這不作興！

治 媽媽說的一點不錯。我完全同意。姐姐呢？

梅 我老早同意了！

玉 你們合起來逗我。那一個不知道，媽媽最喜歡的是哥哥。這是很公平的，我一點也不吃醋。這也不是媽媽重男輕女。

梅 弟弟，自從你離家之後，我沒有聽見媽媽說過笑話。今天媽媽是從心底裏高興，纔會

這樣。你應該滿意了。我們也應該感謝你。

治 我一路回來，也就希望有這樣的一天。

母 唉。（嘆了一口氣。）

玉 媽媽，今天是你最快樂日子，你不應該嘆氣。

母 我是快樂了的嘆氣啊。

玉 那裏？我聽得出的。

母 你又瞎說了。

玉 不是瞎說，真的，我聽得出的。

母 你既甚麼都知道，我倒要問問你，我嘆的是甚麼氣？

玉 大家高高興興的，我不說。

梅 （盯了妹妹一眼，想轉變談話的方向。）媽媽看看，是不是可以收領了？（送上手中的絨線衣。）

母 （放下杯子，看了一眼絨線衣。）差不多。你把手上的線團打完就夠了。

治 你們忙這個做甚麼？我的衣服多得很。

玉 媽媽唯一的不滿足，就是沒有能夠在你未到家之前，把這件衣服打好。

梅 你還要說呢！是的，如果你每天少練習半個鐘頭的提琴，這件衣服老早打好了。

治 啊，提琴，對了，還沒有請你表演表演。

玉 不行，我纔學。

治 不要緊，拉三點我們聽聽。

玉 我告訴你，難聽得要命。不相信，你問姐姐。我一練習起琴來，她就頭痛。

梅 沒有的事。你拉得好聽極了。

玉 你現在報仇是吧？

治 （請求。）拉一個好了。

玉 並且要有鋼琴合奏纔好聽。我已經約了葛林明天下午三點鐘來。（向媽媽使了一個眼色。）

治 （向媽媽。）葛林是誰？

母 是她的一個同學，一天到晚離不開的。——你不要信她甚麼合奏不合奏，她是想把她的女朋友介紹給你。……

玉 (急了。)媽媽，你這不應該！

母 這有甚麼要緊？

玉 這是我的祕密。

母 祕密？你有祕密！(向兒子。)她壞得很，不管好聽不好聽，你要她拉一個你聽聽。

治 好，媽媽發下了命令。(推妹妹起身。)

玉 (起了身。)讓我下去把琴譜拿來。(走出。)

治 媽媽，我知道你年輕的時候，你彈古琴彈得很好，不過我從來沒有聽到你彈過。音樂是最能去愁解悶的，你不應該把它丟了。

母 去愁解悶，是的。不過有的愁，有的悶，不是音樂可以解除的。

治 總比閒着沒有事做好一點。

母 一個女人，除了不嫁人，會閒着沒有事做嗎？年輕的時候，伺候丈夫，年老的時候，

伺候兒女。……

治 我希望我們不是這樣。年輕的時候，也許不懂事。現在我們都長大了，自己可以招呼自己，可以用不着媽媽再操心了。

母 我希望如此。

玉 (匆忙的開門走進，又驚又急，手裏拿了一本琴譜，說話接不過氣來。) 爸爸回來了！
梅 爸爸？(即刻站了起來，母親與弟弟臉上變了顏色。)

玉 ——剛纔我走到樓下，看見有兩輛汽車停到門口。一定是爸爸。我知道。(向哥哥。) 怎麼樣？你見他不見？

治 (沉了臉，站起。) 我不要見他。

梅 弟弟，你這不對。爸爸很想看看你。

玉 說不定哥哥不想看他又怎麼樣？

張 (走進，也帶着一點神祕的神情。) 太太，老爺回來了。現在在客廳裏。

母 (先是驚訝，接着是考慮，最後是拿定了主意。) 好了，你請老爺在客廳裏坐。你說少

爺就下來。……

治 媽媽！

（張媽走出。）

母 （靜默了片刻。）來，我講給你聽。他是你的父親，你是他的兒子。你出去了三四年，現在你回來了，他要看看你，你可以不看他嗎？……

治 媽媽，我……

母 你見見他有甚麼關係？你難道連一點膽量都沒有了嗎？並且——他不輕易出來。也許——也許以後很少有再見面的機會。誰知道？你聽了我的話去見見他。

治 ……

母 怎麼樣，我會教你做錯事嗎？

治 ……

母 你的意思怎麼樣？你總應該有一個主意啊。

治 （又半晌。）我聽了你的話。

母 好，這纔像是我的孩子。（孩子整理了一回領結，預備走出，姐姐面上現出安慰，妹妹偏了偏頭，表示不滿。）來！我還有話吩咐你。（孩子轉回身。）——你得答應我，我不准你侮辱他。——那是毫無意義的事。無論他對你講甚麼，不管你愛聽不愛聽，你得忍耐。他要是向你說甚麼，更好，如果說甚麼，你不要回口。我想你懂得我的意思。現在我問你，你能不能答應我？

治 我答應你。

母 好，現在你趕快下去見他去。（兒子正要開門走出，門上來了兩下敲門的聲音。兒子後退，父親開門走進，手裏拿了一根手杖。）

父 哈哈，你們都在這裏。

梅 爸爸。

治 （看到了母親的目示，從門旁走出。）爸爸。

父 （轉回頭。）啊，回來了。好得很，好得很。

主 （趁着父親未注意，拿着琴譜，閉着嘴，裝做沒有看見的神情走出。）

父 今天下午到的，是不是？

治 是的。

父 一路好吧？走了多少天？

治 走了四十幾天。

父 （放下手杖，走到兒子的面前細細的看了一眼，拍了拍他的肩。）不錯不錯，長的不錯。

梅 （倒了一杯茶。）爸爸吃茶。

母 （拿去了女兒放下的絨線衣，低頭工作，待時而動。）

父 （接了女兒的茶，坐下。）讓我看看，你出去多少時了。

梅 三年零十個月。

父 這樣久了嗎？啊，不錯。現在打仗已經打了快到三年了，你是打仗以前出去的。（喝了一口茶。）想不到，唉，國家的事情弄得這樣的糟糕！

治 ………

父（又喝了一口茶，將茶杯遞給女兒，轉向太太。）這幾天胃病好些了吧？前幾天聽澤生說你又有一點不舒服。我要他告訴你，你應該請一個好的醫生檢查檢查。上次我着人送回來的藥，不知吃了怎樣？是不是好些？那是日本的一個著名的內科醫生，叫做松井洋佑，開的方子，他最近剛從日本到中國來。……

母（話太刺耳，趕緊打斷。）喔，藥好得很，謝謝你掛念。

梅 媽媽就沒有吃！媽媽就是這個脾氣不好，有病不肯吃藥。

母 我相信藥一定是很好的。不過我的病，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病，祇要睡幾天自己就會好的。

梅 媽媽的病全是想弟弟想出來的。現在弟弟回來了，包管不用吃藥就會好起來。

父 唉唉，是的是的。（轉向兒子。）你媽媽還是把你當做一個小孩子。——你怎麼不坐？

（小孩子坐下。）不過母親總是一個母親。（拿出了一枝雪茄烟，女兒替他找了火柴，自己燃了烟。）回來一路沒有甚麼麻煩吧？

治 沒有。

父 你走的時候，歐洲戰事實在地情形怎麼樣？

治 （被迫交談。）還不是雙方抵住？

父 （噴了幾口烟。）是的。大家不肯犧牲。不過這不是一個長久的局面。結果你覺得怎樣？

治 結果英國一定打勝。那是毫無疑問的。

父 對了對了，你是剛從英國回來，所以這樣想。不過英國有甚麼把握？

治 把握？

父 是的。英國有甚麼把握可以戰勝德國？這是我所要知道的。

治 （謹遵母訓，不欲多言。）爸爸的意思怎麼樣？

父 我的意思？我的推測，將來一定是講和，雙方筋疲力盡的時候講和。——和中日的戰事一樣。不過有一點不同。歐洲的講和，大概可以得到比較平等的條件。因為雙方一定總想要保留相當的實力。中日講和，就要看了。——中日的戰事你覺得將來的結果怎樣？

治（不得不表示意見。）中國一定勝利，那是更加沒有疑問的。

父 你的理由？

治 理由？

父 你根據甚麼理由相信中國一定可以得到勝利？

治 我的理由很簡單。在開始打仗的時候，日本人就吹牛，說祇要三個月就可以征服中國。現在打仗打了三年了，我們祇聽到日本人上上下下鬧着解決「中國事件」，沒有聽說中國人求和。這就證明中國人已經得到了勝利。所以祇要中國人個個肯爭一點氣，不要自己搗亂，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那是毫無問題的。

父 你這完全是報紙上的論調。

治（青年的熱血，慢慢的熱起來。）這不是論調。這是事實。個個人看得見的事實。只有一班提倡和平親善的人，他們被飛機炸彈嚇壞了，他們不肯睜開眼睛來看看。

父 和平親善，並不是壞事。

治 和平親善，不是壞事，我可以承認。但是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向中國人講啊。因為中國

人一向是愛好和平的，一向是受人欺侮的。這一次不和平、不親善的是日本人，不是中國人。如果日本人願意和平，願意親善，那再容易沒有了。他祇要把他的軍隊全部撤退，即刻就可以有和平，即刻就可以講親善。這是三歲的小孩子也知道。日本人要的不是和平，他是要征服中國。日本人要的不是親善，他是要中國人屈服，做他的奴隸。——和平是要雙方的。不能一方面飛機炸彈可以隨時到處轟炸，軍隊可以到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一方面不許你設防自衛。親善也是要雙方的。不能一方面打你一個耳光，一方面脫帽鞠躬；一方面踢你一脚，一方面還要把膝頭跪在地上。所以嘴上講和平親善，心裏是賣國的人可以不去說他。就是真正迷信和平親善的人，現在也祇有一條路。就是要求日本人撤兵。如果日本人不肯自動的撤兵，那就祇有一個方法，就是用武力把他們趕出去！

父 你的意思很好，可是你的思想太簡單了。像你這樣的人很多。

治 幸虧很多吧，幸虧主張和平親善的人很少。

父 啊，你今天剛回家，我不想和你多談。你出去了四年，我聽說你學得還不錯。現在你

回來了，你母親也可以放心，我的事情很忙，我不能常來看你們。也沒有多少機會和你談。前幾天我在報紙上發表一篇談話，明天我叫人送過來，你可以看看，也許……

治 我看到了。

父 喔。你看到了？你在那兒看到的？

治 我在香港看到的。

父 你覺得怎麼樣？

治 你一定要問我的意見嗎？

父 你不同意也不要緊。

治 我覺得完全是替日本人講話，完全是……

梅 弟弟！

母（上臺。）你向他講甚麼政治？他是一個學科學的。我看這些話可以不必多談。

父（下臺。）對了對了。這些話本來不過是隨便談談，沒有關係。（看了看屋內，向女兒。）怎麼？你妹妹那裏去了？剛纔我好像看見她在……

梅 妹妹剛纔還在這裏的。我去看看去。（走出，父親用火柴燃了已熄的烟頭，大家無言片刻，復走進。）妹妹已經在我床上睡着了。我叫了她幾聲，祇聽到她打鼾。

父 啊，沒有關係。時候已經不早，你們也應該睡了。（向太太。）那藥我勸你還是試一試，說不定很有效。（拿了手杖，預備走出。）

母 謝謝你。

梅 爸爸不再坐一會？

父 不，我還有一個約會。（向兒子，兒子站起。）你姐姐的話很對，你回來了，你母親的病也許就會好起來。至少有你可以幫同招呼招呼。再見再見。（走出，女兒跟在後面走出。）

（房內靜默了一會。）

治 （走向母親。）媽媽，我求您原諒。是他先起頭的，我忍不住。

母 （嘆了一口氣。）我不怪你。這是我所料想得到的。奇怪的是——他不在乎！

治 一個人怎麼會變得這樣快？

母啊，好幾年了。你不知道。不過最近這一兩年，他愈加的糊塗。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訴你——（半晌不言。）——你把窗子打開，透進一點氣來。我告訴你，我這間屋子裏已經有好幾年沒有讓聞到雪茄的烟味了。

治（嘗出了母親話中的苦味，急忙的走去，抱了她的頸頸，含淚的聲音。）媽媽，我現在知道了你爲甚麼時常生病。

（幕下。）

第三幕

第二天下午五時。梁公館的客廳。開幕時，梁治坐在一張沙發椅上，手捧着頭。許任遠吸着烟，在屋內走動。

許 你的心境，我可以了解。我是十二分的同情。不過這件事我相信是毫無辦法的。寫信勸告，一定沒有效果。使用武力，事實上做不到；並且這也是用不着的。因為這班人在社會上已經毫無信用，連做壞事的能力都沒有了。所以我勸你最好是不去理會。祇當沒有這樣一回事。你做你的，他做他的。他做的事都不能要你負責。社會人士還沒有糊塗到這樣地步。

治 難受不難受，你說？

許 難受當然是難受；不過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從前的人只知道一個父親可以有不肖的兒子。從今以後，我相信社會上的人可以諒解，一個兒子也可以有不肖的父親。對於一

個不肖的兒子，做父親的還多少應該負教管失當的責任。對於一個不肖的父親，我們總不能責備兒子，怪他沒有能夠從吃奶的時候起把他的父親教好，對不對？再說一個父親對於兒子是抱有一種希望的。說得通俗一點，一個父親希望他年紀老了的時候，他的兒子可以替他養老送終。說得高尚一點，做父親的許多幹不了、幹不完的事業，希望兒子可以繼續，可以完成。所以兒子不肖，做父親的傷心，我們很難怪他，他是應當傷心的。反過來說，一個兒子，如果他不是一个癆病鬼，或是一个殘廢，他都不希望他的父親替他養老送終，對吧？一個兒子，如果他是一個有為的青年，他的前途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他的事業不是要依賴他的父親纔能成功。比方說，你的科學研究，你的電氣設計畫，都不希望你的父親來替你做，或是要利用他的地位。……治常然不是。

許好了。——說句老實話，在中國目前這樣的一個過渡時代，做父親的多半是成了過去的人物，百分之九十九是沒有了希望。祇好讓他們去養老送終罷了。其實這也不能完全怪做父親的沒出息，這也是時代的關係。他們大多數是先天不足。……

治 先天不足？這怎麼說？

許 我說的先天不足，當然不是說體質上的先天不足，物質上的營養不足。我說的是社會教育，意志養成的先天不足。六十年前的士大夫，多半是醉生夢死，讀經考古，玩物喪志。對於世界大勢、社會人生，一點近代知識的營養也沒有。這一班人現在可以不說他。三十年前的知識階級，曾經出了不少的有志青年。報紙上做文章，痛哭流涕，革命流血，慷慨激昂。甚麼事都肯幹，甚麼都可以犧牲。因此出了不少的民族英雄。但是因為知識的營養不足，意志的營養不足，到了中年，就有不少人腐敗墮落，爭權奪利，不但不足為後代青年的模範，反變成國家社會進步的障礙。其中意志最薄弱的就變成了現在的濫好。這就是我所說的先天不足。至於現代的青年，又要比三十年前的青年進步了許多——進步了許多許多。所以我很相信，中國復興的希望是在這一班現代的青年身上。

治 這一點我完全和你同意。

許 還有兩點，我應當補充一下。我所說的是社會演進的大勢。我不是說現代的青年個個

了不得。現代的中年，現代的老年，個個要不得。不過從大體上來說，一代勝似一代，進步是很顯明的。當然，每一個時代，有很多的特出人才，那是不消說的。這是我所要補充說明的第一點。其次，是青年雖好，雖然有進步，他們祇不過是社會的一部分。他們需要有人領導。這領導青年的責任，就落在特出人才的肩上。一味的看不起青年，覺得他們一切盡是胡鬧，固然不對。反過來，一味的迷信青年，覺得他們甚麼都可以幹，一切可以不管，那是同樣的錯誤。至於利用青年來造成個人爭權奪利的勢力，那是等而下之，不值得去說去。我是極端着重青年的人，我可以說這樣的話。同時我本於愛護青年的熱忱，我很關心他們先天的營養。（擲了吸剩的烟頭，又燃了一枝，坐下。）

治 是的，現代的青年是值得欽佩的。（站起。）去年我在國外，接到朋友的信，看到國內的報紙，看到國內的大學，差不多全被毀了。學校從這裏搬到那裏，成千的學生，跟着學校一道走。（感動的。）沒有錢，沒有車子，就用自己的兩隻腳走路。從長沙走到昆明，從江西走到貴州。幾千里的路程，幾個月的工夫。我一面讀，一面止不住的

流淚。（聲淚俱下。）這種神聖的精神！（歇了一口氣。）——這一次，在香港，在船上，又打聽到一點學校在內地的情形，也同樣的使我感動。從前住慣了洋房子的，現在住在草蓬子裏。窗子上不但沒有玻璃，連紙頭都沒有。雨打風吹，一點不在乎。課堂裏沒有板凳，自己動手做。來不及，就立着聽講。受苦忍痛，一句話不說。這真是你所說的國家的元氣，民族的希望。……（說不下去。）

許

我可以加一點補充。大學生是如此，中學生也是一樣。男學生是如此，女學生也是一樣。在校的學生是如此，畢了業在社會上做事情的也是一樣。所以我說中華民族的希望是在現代青年的身上。尤其使我樂觀的是青年的進步和覺悟。你把現在的青年和前十年前二十年的青年相比較，你就可以看出一種分別。現在的青年，不僅是有熱血。熱血之外，他們增加了智慧，增加了能力。好像一個人，經過了若干年的困苦艱難之後，得到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對付一件事，一種環境，他們不全憑意氣，全靠衝動。他們有了辦法，有了自信心。這是很可寶貴的。你出去好幾年，或者還沒有認識的機會。我是一天到晚和他們接觸的，所以看得很清楚。你記好了我的話，你可以留

心注意，看我的觀察對不對。

（電鈴的聲音。）

治 是的，我相信你的觀察是對的。（預備走去開門，但門上已來了敲門的聲音。）請進！

孫 （開門走進，手裏一根手杖，腳上拖鞋，行走不便。）哈嚶，老朋友，真的回來了。

治 哈嚶，怎麼啦？（走去握了手。）

孫 （指指脚。）爛了兩個大洞，糟極了。（向許。）喔，你也來了。（與許握手。）

許 聽大姐說，你就要來。特地在這裏等你。

治 （拉近一把椅子。）請坐請坐。

孫 （坐下。）昨天就想來。——本來就約好了接你去的。今天早上，梅打電話告訴我，說

媽媽又有一點不舒服。所以無論怎麼不行，也得來看看。媽媽怎麼了？

治 昨天夜裏沒有睡好，今早一起來，就覺得有點頭痛。我們要她睡了歇歇。大約休息休息就沒有事。我本想就來看你，謝謝你照顧一切。

孫 那兒話？這裏的事就是我的事。可惜公司的事情忙了一點，不能每天來。——媽

媽沒有甚麼大病，你可以放心。上了年紀的人，心裏不暢快，胃裏就出花樣。包管你沒有事。

治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我很想找一個清靜的地方，陪她去養息養息。不過在這樣的一個「孤島」，有甚麼辦法？

孫 絕對沒有辦法。對了，你走的時候，還沒有打仗。這也是萬想不到事，尤其是把上海弄成這個樣子。（向許。）主筆先生，這兩天有甚麼好消息？你應該知道。

許 長沙打了一個大勝仗。詳細的報告還沒有接到。

孫 外國報上宣傳的很厲害，這一次的大勝，大約是很可靠吧？

許 毫無問題。日本兵被解決了八九千。

治 這樣幾千幾千的解決，我想他的兵也快要完了吧？

許 慢慢的來。就是不打大仗，平均每天他也要損失三千五千。看他怎麼維持吧。（向孫敬烟。）來一枝吧？

孫 謝謝。（接了烟。）

治 對不起。因爲自己不抽烟，家裏還沒有預備香烟敬客。

孫 買烟做甚麼？白費錢。這裏根本就沒有客人。就是以前常來的人，現在也不來了。好像這房子出鬼似的，大家不敢進來。我想除了任遠和我之外，再沒有別的客人。

（張媽拿了茶具點心走進，梅與玉跟進。）

玉 表哥，對不起，我剛從外面回來。（與表哥握了手，轉向姐夫。）姐夫的脚好一點吧？你應該多歇一歇。

孫 生意人，沒有辦法。（坐在椅上行了個禮）。

梅 （向表哥。）肚裏餓壞了吧？（送上一碟點心。）吃剩下的東西，請你不要嫌棄。

許 謝謝，太客氣了。（接了點心。）

玉 （送了一碟點心與姐夫。）請你嘗嘗你自己送的東西。

孫 謝謝。（向自己的太太。）點心怎麼樣？還要得吧？

治 （正在幫着倒茶。）好得很。忘記謝謝你。好久沒有嘗到這樣的美味了。（玉送茶。）請吃茶。（張媽走出。）

許（接了表妹一杯茶。）謝謝。——你們自己怎麼不吃？

玉 我們都已吃過了。

許 請坐請坐。

（大家坐下，吃點心，喝茶。）

孫 聽說岳老太爺昨天晚上回家來了。

治 是的。

孫 他前天送了一封信給我，他知道了你昨天可以到家，急於想看看你。他要我約你六點鐘在公司裏等，他派車子來接我們。現在他既看到了你，用不着再約，少了我一件事。——沒有意義的事，我告訴你。（大家無言。）——還有一件事，索性我做到了，可以完事。不過在未說之前，我得聲明，這件事與我毫無關係，我祇不過是送信罷了。請你不要誤會。

治 絕對不會誤會，你講好了。

孫 他在信裏，要我告訴你，國際無線電臺，最近已經由政府收回，還沒有找到人擔任臺

長。許多人知道你要回來，都竭力的推薦你。他的意思希望你可以擔任。臺長的薪水，每月八百圓。——待遇不錯，唉。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已說過，這件事與我沒有關係，我並沒有推薦你。不過他既託了我，我總得把他的意思傳到。

治（向表哥。）國際無線電臺現在歸那一個偽政府管？臨時政府？維新政府？大道政府？我記不清楚，政府太多了。不過應該是南京的維新政府吧。

治（半晌，諷刺的。）他昨天晚上倒沒有自己對我說，唉。

孫他的意思也許是希望我對你說，可以勸勸你。

治（玩笑的。）你勸不勸我去幹？

梅（急忙的。）他當然不會勸你去幹。

治（向姐夫謝罪。）對不起，我是說了玩的。請你不要多心，我正式向你道歉。

孫沒有關係，我知道你是說了玩的。我當然也不會勸你去幹這個。我連買賣都不和他們做。

梅（責備丈夫。）這些不關緊要的話，傳不傳有甚麼關係？

孫 (替自己辯護。) 我想大家隨便把它當做一個笑話說說也不要緊。

梅 當做笑話，這有甚麼可笑？

許 好了好了。(向該挨罵的丈夫。) 你寫一封信，說這個意思傳到了就完事。這件事可以就此結束。(玩笑的。) 你沒有別的使命了吧？

孫 謝天謝地沒有了。

許 好了好了，讓我們講點別的事。

玉 (等了片刻之後。) 你們沒有別的事要談了嗎？如果沒有的話，我還有一件小事。

治 我們沒有事，你有甚麼事儘管講好了。

玉 我要向表哥和姐夫寫一點捐。

許 寫捐？寫甚麼捐？是不是因為吃了你的點心？

玉 與點心沒有關係，點心是姐夫送的。我要向你，每人捐一塊錢。你們肯出不肯出？

許 你得告訴我們做甚麼用。

玉 我就要你們每人捐一塊錢，少一點不要，多一點也不要。如果你們答應肯出，我再告

訴你們錢的用處。你們一定贊成的。如果反對，我可以把捐款退還。

孫 表哥是和你鬧着玩的。一塊錢的事，總不至於發生大的問題吧？大不了，祇是一塊錢。

玉 一塊錢當然是小事，不過我的用處是大事。這全要憑個人的良心。

許 這樣的嚴重！好，我接受你的條件。我願意先出一塊錢。（從身邊取出了一張一元的紙幣，向孫。）你怎麼樣？要不要我替你先墊？

玉 旁人代墊的不要。

孫 我不要旁人代墊，我也接受你的條件。（也拿出一張票子。）這是我的一塊錢。

玉 （收了兩人的捐款。）謝謝。現在我告訴你們捐款的用處。這個捐款是替我們班上的

個同學捐的。她的名字，祇要我一說，你們即刻就會知道，就是高玉華小姐。

許 啊哈！前些日子在報紙上啓事，聲明與父親脫離關係的。

玉 就是她！

許 這女孩子不錯。

孫 我也在報上看到了。

許 (向剛回國的表弟解釋。) 父親加入了偽組織，女兒登報聲明，與父親脫離關係。

玉 ——她現在高二讀書，還有一年可以畢業，功課好的要命，人也頂聰明。他家裏就祇有一個繼母和兩個小兄弟。自從她登報之後，她當然不用她父親一個錢。我們全班四十幾個同學，沒有一個不表示同情。現在學期快要到了，下學期的學費立刻就發生問題。她本人是預備退學，到內地去工作。

許 大家應該設法幫助她的學費。

玉 學費倒可以不成問題。如果她願意在學校繼續上學，我們已預備好了，聯合全體同學，簽名寫信給校長，要求免除她的學費。一定可以做到。不過除了學費之外，還有用費。萬一她一定要到內地去做事，也需要路費和以後的日用。我們全體同學認為她既與她父親脫離了關係，她已經不是她父親的女兒。可是——是的，她已經變成中華民國的女兒。凡是中華民國的入，都應該幫助她。

孫許
對！

玉——我們第一步的辦法是替她捐一千塊錢。將來如果不夠，再想別的方法。

許 爲甚麼不多捐一點？爲甚麼每人祇捐一塊錢？

孫 是啊，爲甚麼少一點不要，多一點也不要？我個人我就願意多捐一點。

玉 你不明白嗎？

許 不明白。

玉 因爲我們要替她宣傳啊！我們要使得全國的人知道這件事。我們要全國的人知道，一個人做了漢奸，就連他自己的女兒也不齒他。如果一個人一塊錢，一千塊錢，就有一千個人知道這件事。並且——我們並不是要人可憐她，給她錢，好像拿錢給叫化子一樣。我們要每人拿出一塊錢來向她表示敬意。你說這個做法對不對？

許 佩服佩服！

玉 所以我們從我們班裏，推舉了十個代表，每人擔任一百塊錢的捐款。我們印了一千張特別用的卡片。凡是捐了一塊錢的人，我們就每人送他一張卡片，當做收據。現在你們既然願意出這一塊錢，我送你們每人一張卡片。（從一個大卡片盒子取出了兩張卡

片，分送了兩個捐款人。）

許（接了卡片，誦讀。）「敬謝援助中華民國的女兒高玉華，並表示敬意的一元錢。——

汪佩貞、魯小芬、李芳、張玉英、羅怡、戴筠、黃亞美、周素雲、葛林、梁玉同致謝。」

玉敬謝敬謝！（向捐款人各鞠了一躬。）

許這是你出的主意吧？

玉（客氣。）是我同葛林提議的。

梅一定是她的主意。葛林甚麼事都聽了她的話。你祇要看她的名字寫在最後。

許聯合全體同學簽名寫信，要求免除學費，也是你的主意？

玉（不再客氣。）唔。（點了一點頭。）

治（十分感動的。）妹妹，我想不到你……

許（走去與妹妹握了手。）高玉華小姐是中華民國的女兒，你是中華民國女兒的領袖。

現在我向中華民國女兒的領袖致敬！（又行了一個軍禮。）

孫贊成！（也站起行了一個軍禮，坐下。）

玉 謝謝，我是一個大飯桶。

許 你這筆捐款到現在捐了多少了？

玉 今天剛剛起頭。今天下午，卡片纔印好。你是第一號，姐夫是第二號，一千張卡片，今天下午我纔拿到手。我這裏留下了一百張。其餘的九百張，我剛纔交給葛林，請她去分送。限明天一齊送到。兩個月結束捐款。不過我相信一個月就夠了。

許 要不要我的報紙幫幫忙？

玉 我想到了。這樣的小事，用不着登報，將來如果需要大款的時候，再請你幫忙。

孫 留着做一種後備的工具唉。

許 （向表弟。）表弟，中華民國的女兒，中華民國的青年，你不得不佩服咯！

治 妹妹，你雖然是我的親姊妹，我也不能不向你表示敬意。

玉 哥哥，你纔是將來的中華民國青年的領袖。——不過我很願意跟在你的後面，幫助你。可惜我甚麼都不行，我很希望你即刻就能做一點事。至少 媽媽出一口氣。

(張媽開門走進，手裏拿着一個公函式的大信封，少爺走去接了信，張媽走出。)

梅 誰的信？

治 我的。(拆開了信封，抽出一張兩摺的紙張。看了幾行，即刻怒容滿面，將信封信紙撕碎，氣得說不出話來。)

玉 (走去看了撕碎的紙片，鄙視的態度與口吻，報告屋內的同人。)無線電臺臺長的聘書！

(幕下。)

第四幕

六日後。上午六時許。梁公館的飯廳。一門通過道，一個韓幕通客廳。開幕時，梁治坐在飯桌的一頭吃早點，桌上放着茶壺、杯碟、麵包、牛奶、黃油、糖漿等。梁玉在替哥哥收拾一個旅行用的手提包，現着匆忙祕密的神情。

玉 牙膏、牙刷、肥皂、剃鬚子的刀片，統統放在這裏頭。（舉起一個橡皮布的口袋。）手絹、領帶、襯衫、襪子，——喔！還有一雙襪子沒有乾，要不要我用熨斗燙一燙？來不及了。馬馬虎虎塞進去好了。

玉 （放進手絹、領帶、襪子等，拿出一面小鏡。）這是我送你的一面小鏡子。不要把它打破啊！我替你放在拖鞋裏。（放了東西，鎖好了提包。）好了！

治 來來來，陪我吃一點東西。謝謝你忙了你半天。（把塗好油的一片麵包送上。）玉 （送上鑰匙，接了麵包，坐在桌旁。）你不知道我多快活！你一到香港就給我一封信

——打個電報吧，喔，要不要，港幣貴得要命，還是寫封信好了。（吃了幾口麵包。）你想你如果寫信回來，媽媽會去不會去？

治 她這麼大年紀，身體又不好，……

玉 就是了。不過她在這裏不舒服。——喔，你不知道，她怎樣的想你，怎樣的愛你！（含淚。）這一次你走了，她知道了，……喔！（止不住哭了起來。）

治 我知道。不要哭。（拍了拍她的肩，吻了一吻她的髮。）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喝點熱茶。（就把他吃剩下的茶，送到她的唇邊。）

玉 放下了吃不下去的麵包，喝了一口茶，止了哭。（這回你到了香港之後，再到那裏！

治 還說不定。

玉 會不會去當游擊隊？還是做別的事？

治 我可以做的事多得很。游擊隊也好，別的事也好。我會放槍，我會開汽車，我會修理無線電。那一件事不能做？你放心，我總不會閒着就是了。

玉 我和你一同去好不好？我也可以做一點事。

治 你去做甚麼？

玉 我可以看護傷兵，我可以彈琴，我可以演戲。

治 喔，你在家裏替我招呼媽媽。現在我走了很放心。我知道我有這樣一個可愛的妹妹。

（吃完了早餐，站起。）

玉 （感覺到離別的悲哀。）哥哥！（伏到他肩上嗚咽。）

治 （把她抱在懷中。）不要哭，不要哭。

（正當兄妹相抱之際，姐姐拉開了幃幕，先驚異的看了一眼，然後走進。）

治 姐姐起得很早。（與正在擦眼淚的妹妹分開。）

梅 （從屋內的一切情形，看出了弟妹的計畫。）你起的更早。你要動身出門是吧？你爲

甚麼不告訴我們？

治 是的。我今天就預備動身。我沒有告訴你們，因爲我恐怕你們不讓我走。恐怕媽媽心裏難過。媽媽如果事前知道了，她一定不讓我走。

梅 你到那裏去？

治 我想到香港教書去。

梅 你不要騙我。你怎麼把我當做一個外人？我是你的姐姐，我的性情，你難道還不知道？我不是一個糊塗人。我知道你反對父親，你要到內地去抗戰。我不但不反對，我十二分的贊成。不過，——不過媽媽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又常常生病。她的病就是想你想出來的。你這一去，怎麼辦？

治 不要緊。母親有妹妹招呼，父親有你招呼。

梅 父親有我招呼？你這就錯怪我了。你怪我不勸勸爸爸。爸爸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他是受人勸的嗎？妹妹，你以為她能幹得很是吧？她會招呼媽媽！他連自己的衣服襪子，都還要媽媽招呼！她一天到晚祇知道提琴彈琴。

治 （看了看手錶。）我要搭八點十分的渡船。我現在就要動身了。你既贊成我走，……我贊成你走，可是我不贊成你現在就走。尤其不贊成你瞞了媽媽。（轉對妹妹。）你真糊塗到萬分，這一定是你出的主意。

玉 我出的主意？是的！

治 你不要怪她。這是我的主意。我解釋給你聽。我是拿定了主意，橫豎是要走的。如果事前和媽媽商量，一定會使她非常難過。她留我也不是，不留我也不是。弄得大家苦痛。我偷偷的走了，等她知道了，我已經走了。就是痛苦，也就是一會兒，……

玉 這個主意並沒有出錯啊，你想想看。

治 我知道你一向是非常孝順的，你一定不肯瞞着媽媽。所以我連你也沒有告訴。現在我請你原諒。

梅 我有甚麼關係？我擔心的是媽媽。我告訴你，你是絕對不能走。你一走，媽媽一定會傷心死去。這個妹妹一定知道。不相信，你問她好了，我不是嚇你。

玉 （聳了聳肩。）

梅 你祇要想想，媽媽就祇有你這樣一個兒子。最愛的也是你。你到外國去了四年，她沒有一時一刻不是掛念你。這一次巴巴的望了你兩個月，你回來了，她的精神也好了，飯量也增了，晚上也能睡覺。現在你回來了不到一個星期，就又要離開她。而且不知道走到那裏去。你想她受得了受不了。現在我求你看了媽媽的面上，你不要走。你一

走，她立刻會病倒下來。（再轉向妹妹。）你出的主意！媽媽氣壞了，氣出病來，你負得起負不起這個責任？

玉（站了起來。）媽媽心裏當然難受。可是她一定不會生氣。她比你明白多了。在這樣的國難時期，一個有爲的青年，是不是應該替國家服務？是不是應該到內地去？哥哥這樣，她知道了，她一定贊成，她一定歡喜。她知道這是應做的事。爸爸的行爲，你以爲她贊成吧？那你纔糊塗呢。媽媽這幾個月以來，甚麼話都不說，她就是盼望哥哥回來。……

梅 是的，回來了不到一個星期，你出主意把他送走。你說媽媽贊成，你爲甚麼不讓媽媽知道？

浩（在上面一段姐妹辯論的時期中，他在屋子裏來回的走了幾轉，又看了一看手錶。）這些話都不必再說了。現在快到七點，我得就走。姐姐說的都對，不過這是不能兩全的事。（向姐姐。）等會媽媽起來了，請你安慰安慰。現在請你替我打一個電話，叫一輛汽車。

梅 這個電話，我不能替你打。

玉 我去打去。（說完就走。）

梅 （將妹妹拉住。）你怎麼這樣的胡鬧！

玉 你纔是胡鬧呢！哥哥船票已經買好，東西已經送上了船。八點十分渡船就要開船。

梅 你去請媽媽下來。

玉 我纔不去呢！

梅 （走去將通過道的門打開，在門口高聲喊。）媽媽！你起來沒有。有一點要緊的事請你到樓底下來一下。（聽到樓上媽媽的回聲。）好好，媽媽就下來了。媽媽來了，你同媽媽說明了再走，我不阻擋你。

（哥哥與妹妹無可如何的坐下，姐姐開着門等媽媽，一會，媽媽走進，晨粧齊全，不像初起床的樣子。）

治 媽媽早！（站起。）

玉 媽媽早！（站起。）

等太太回來的時候

母 你們嘰嘰咕咕的鬧了半天，鬧些甚麼？

梅 弟弟要到香港去。想不給您知道。——是妹妹出的主意。（指着地上放着的提包。）東西都理好了，現在就要動身。別的行李都已經送上了船。他要我替他打電話叫汽車。

母 到香港去？幾時去？

梅 就是現在。他就要走！

母 爲甚麼這樣急？

治 媽媽，您請坐，我講給您聽。請您不要見怪。（媽媽坐下。）我到外國去了幾年，時常的聽到您生病。我心裏非常的不安。我知道這完全是因爲想念我的緣故。這一次我回來了，看見了您的身體好起來了，我是說不出的快樂，安慰。——論理，我出去了四年，現在回家不到一個星期，我不應該離開您。不過現在碰到這樣的一個國難時期，我在外國的時候，許多同學都覺得很奇怪。都向我說：你們國裏已經打了兩年的仗了，怎麼你在外國讀書，不回去打仗去？您想我聽了心裏難受不難受？外國人打仗，是不分窮富，不分階級，大家一齊去，各人做各人的事。所以覺得一個留學生

不回國服務，非常奇怪。中國人打仗，向來以爲祇是軍人的事。這是不對的。軍人有軍人的事，學科學的人也有學科學的人應做的事。必定要大家齊心協力，纔可以打勝仗。這樣淺近的道理，您當然明白，用不着我說。所以我認爲現在我回到國內，住在家裏，住在上海，一點事不做，不能盡我的力量，這是不對的。您是一個最明白最可愛的母親，您一定不會反對您的兒子去做他應做的事情。

母 你爲甚麼不給我知道，不是怕我反對嗎？

治 不是怕您反對，是怕您傷心，怕您一時的難過。

母 你捨得離開你的母親嗎？

治 當然捨不得。不過——

母 你想你的母親捨得離開你嗎？

治 當然也是捨不得。不過——

母 你爲甚麼不想把你的母親一同帶了去？

治 喔，媽媽，我是到戰地去服務去，不是做別的事。如果是做別的事，我一天也不肯離

開您。

母 你說的很對。一個老太婆是毫無用處的。——現在怎麼樣？

治 現在我懇求您允許，讓我到內地去。我希望不久戰事可以了結，我就可以回來。回來之後，我一時一刻也不離開您。

母 （想了一想，向兩個女兒。）他的話你們姐妹兩個都聽見了。你們覺得怎麼樣？

玉 （毫不遲疑的。）媽媽當然讓他去。

母 （向長女。）你呢？你覺得怎樣？

梅 媽媽這樣大年紀，就祇他這樣一個兒子。似乎應當看了媽媽的面上，留在家裏。

母 你們的意見都對。（向兒子。）這樣好了。我不反對你替國家服務。不過你出去了四年，現在剛到家，我想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談談，你也一定有許多話要和我談談。我現在要求你在我身邊六個月。六個月以後，你離開我，你去做你應做的事去。

治 六個月？

梅 剛纔我也這樣說。

治 喔，媽媽。（走到她的面前。）我知道您愛我，我知道您想念我。現在我已回來了。您已經看見了我。我的身體很好，我的精神也很好。您所希望的，都達到了。您所擔心的，都沒有實現。我始終是您所理想的兒子，您可以放心了。六個月走也是離開，現在走也是離開。您爲甚麼要我白費六個月的光陰？

母 這個道理讓我慢慢的講給你聽。（向長女。）梅兒，你到廚房去替我沖一碗藕粉。今天我起早了，肚子裏覺得有點餓。

（梅兒從韓幕走出。）

治 （看了母親的神情，又看出母親是有意將姐姐使出。）喔，媽媽，您是騙我的！您要姐姐走開，您一定有話說。告訴我，您是不是真的要留我六個月？

母 能留多少時就是多少時。——六個月如果太長，三個月怎麼樣？

治 喔，媽媽，我知道不是這樣一回事。您在騙我。我知道您是一個痛快人，不會這樣的。告訴我，您肯不肯讓我走？

母 你一定要走？

治 當然要走。啊，現在已經快到時候了。您如果有甚麼話，請您快點吩咐。早知如此，我應該早點告訴您。

母 不要緊，時候還早。你的船票買了沒有？

治 老早就買好了。

母 誰替你買的？

治 表哥替我買的。他約了在碼頭上等我。

母 你知道不知道他替你買了幾張船票？

治 （不解。）買了幾張船票？

母 是的。買了幾張船票？

治 當然是一張。

母 不對。他替你買了三張船票。

治 三張船票？我不懂您的意思。

母 你還不明白？你以為我捨得離開你嗎？你表哥替你買了三張船票。一張是你的，一張

是我的，……

玉 一張是我的！（跳了起來。）

玉治 （兩人互看了一眼，同時。）喔，媽媽！（兩人同時抱吻之。）
治 媽媽！你同我一道去？

母 當然。

治 （仍是向着母親。）妹妹？

玉 當然！喔，我快活死了！

治 （忽然着急起來。）不過您來得及嗎？

母 我有甚麼來不及？

治 您的行李呢？

母 你的行李呢？

治 我的行李，我昨天託表哥送去了。

母 我的行李，我昨天託他一齊送去了。

等太太回來的時候

玉 我的行李呢？喔，天呀，我一點沒有預備！

母 你有甚麼預備？你的東西都是我替你管着。你要帶的東西，我一齊替你送去了。

玉 媽媽，我要帶的東西多得很。

母 說點我聽聽。

玉 我的「梵亞林」(Violin)……

母 替你送去了。

玉 我的「披雅娜」(Piano)……

母 那我沒有辦法。你自己擡去好了。

治 (還不能就相信。) 您今天可以動身？

母 我現在就可以動身。比你還要方便。

治 您爲甚麼不告訴我？

母 你爲甚麼不告訴我？

治 我怕你難過。

母 我也怕別人難過。第一，我不願意給你姐姐知道，我怕她難過。第二，我不願意親戚朋友來嘈囉。第三，我這幾個月來，煩惱苦悶，我受足了，我也要發洩發洩。我要不聲不響的走開，我心裏纔痛快。

治 您怎麼知道我要走？

母 我自己兒子的性情，我不知道嗎？我知道你住不住，我猜想你或許會忽然的走。我知道你一定會和你表哥商議。所以我告訴了他，你甚麼時走，我也甚麼時候走。你定船票的時候，請他替我也定船票。果然你甚麼事都託了他。所以我的事也都託了他。

玉 媽媽，您應該告訴我一聲，讓我知道。因為我是一個有關係的人呀。

母 壞東西！你瞞了我做事，我還沒有教訓你，你倒怪起我來了。今天天一亮，就偷偷摸摸的起來，自己以為一點聲音沒有。那知道，就是雙子也讓你吵醒了！

玉 媽媽，您不應該！

治 （又看了看手錶。）時候實在不多了。媽媽如果真走的話，現在就得打電話叫汽車了。你不用慌。你表哥七點半鐘會開了汽車到這裏來接你。

治 他約好了八點鐘在碼頭上等我。

母 我知道。那是他和你約的。他和我約的是七點半鐘把汽車開到這裏來。

治 媽媽，我真佩服您！（又看了一眼錶。）現在是七點十五分，還有一刻鐘。

玉 一刻鐘？我還有許多事要做啊！

母 你有甚麼事？

玉 （想不出，或許是不好意思說。）我想打一個電話告訴葛林。

母 瞎說！你看，所以我不讓你知道。

玉 （自慰。）不打也不要緊。我到船上寫信。喔，她知道了……喔，她一定，喔……

治 你不讓姐姐知道，等一會她來了，你怎麼，……

母 玉兒，你把哥哥這個提包拿到衙堂口去等表哥的汽車。汽車來了，你把提包拿到車上，你再回來。

玉 媽媽，我沒有工夫，我還有許多事要做，我要聽您說話。好不好叫張媽……喔，對了，不行，她不知道。——我有方法！（趕緊的自己提了提包從門走出。）

母

你坐下來，我還有話和你說。（兒子坐下。）你妹妹現在不在面前，你，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有些話我不妨對你直說。我現在把我要走的原因告訴你。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志氣，最要緊的是要有堅強的意志。一個在社會上有地位，做領袖的人，最要緊是要有氣節。這就是你父親所缺少的。我也許不應該在一個兒子的面前，批評他的父親。不過我是你的母親，這一個立身處世的大道理，我不能不讓你知道。你父親這幾年以來，行為不檢，甘心的墮落，變成一個腐敗的官僚，無聊的政客。這些都還可以容忍。他這半年來的行為，實在太令人難堪了。漢奸漢奸的指着臉上罵，他毫不在乎。這種行為，我相信就是家人父子，也不能原諒。你想我的日子好過吧？我這幾個月閉了眼睛，堵了耳朵的過日子，完全是爲的你——等你回來。現在你已經回來了，我還不跟你走嗎？我還不趕快的離開了這個醜惡的環境嗎？就是你不走，我也要勸你走啊。

治

以後怎麼樣？

母

你真傻！還有甚麼以後？你父親可以討一個姨太太。你姐姐有她的丈夫。我有一個好

兒子，一個好女兒跟着我，我還不夠嗎？你是一個好兒子，不用說。你妹妹也不壞。就說你姐姐，她對我也是再好沒有。不過她太無用，太沒有主意。她完全像你的父親，你和你妹妹完全像我。……

玉（從韓幕走進，接着媽媽的話。）媽媽，您說的一點不錯。姐姐活像父親，哥哥和我像您。——您還說了些甚麼？我沒有聽到。您再說一遍好不好？我從來沒有聽到您這樣的講話。

母 車子來了沒有？

玉 沒有來。

母 怎麼？車子沒有來？你的提包呢？

玉 提包寄在裁縫舖裏。等一回兒我去拿去，我和他說好了，我要回來拿點東西。

母 現在真是快到時候了。你去看看姐姐的藕粉沖好沒有。如果沖好了，你要她拿進來。

（女兒預備走出，又將她喚回。）唉唉唉，來啊！我還有話吩咐你。如果你還有甚麼零碎東西要帶走，你趕緊到樓上去收拾收拾去。等一會你姐姐來了，我叫你上車，你

就跟着我走。你甚麼話都不用說。你懂不懂？

治 等會您不向姐姐說明了，您怎麼上車？——您送我上船？——不對！

母 我怎麼可以送你上船？我押了你去取回你的行李啊。

玉 我陪了您同去？

（母親點頭贊許，大女兒拿了藕粉，從韓幕走進。）

梅 媽媽等急了吧？水老是燒不開。（送上藕粉。）媽媽試試夠甜不夠甜？

玉 （裝着沒事的人兒。）媽媽，我到樓上有一點事。一會就來。

母 （接了藕粉。）不要忙，你等一等。（向長女。）現在已經說好了，他答應了陪我六個月。

梅 唉，那纔是啊。

母 今天我原約了表哥七點半鐘到這裏來，我有點事要託他。現在就叫你弟弟坐了表哥的車子去取回他的行李。

梅 啊，好得很。不過他要是不同來呢？

母 不會的，有我坐了車子同去。

梅 媽媽同去？媽媽不用去，我和妹妹同去好了。

母 不。取回行李之後，我還想就便去看看表嫂去。你妹妹可以陪我去。——這好像是汽車的聲音。（向次女。）你到樓上就便把我的錢包和圍巾帶下來。

（次女從韓幕走出，母親從容的吃了幾口藕粉，把碗放下，外面傳入汽車的喇叭聲音。）

母 這是表哥的汽車。

治 （又看一看手錶。）剛剛七點半。

梅 媽媽一定想去嗎？

母 是的。我好久沒有出門，我也想透一透氣。

張 （推門走進。）太太，表少爺開了車子來了。要我告訴一聲，他不進來了。
母 你告訴表少爺，我和大少爺就來。

（張媽從韓幕走出。二小姐拿了兩手的零碎東西，急忙的從韓幕走進。幾乎與張媽相

碰。)

張 喔，二小姐！

玉 車子來了嗎？(將圍巾錢包送出。)

母 是的。我們現在就走。(從女兒手中接了錢包，兒子代她圍了圍巾，向門走去，兒子女兒跟着。)

玉 (走到門口，又倉卒的走回。)對不起，還有兩本琴譜。(走進幃幕。)

母 快一點，我們走了。

(母親走出，兒子跟着走出，姐姐等着妹妹。)

玉 (從幃幕走進，腋下夾着兩本琴譜，向姐姐。)再見再見，阿歇會！(忽忽走出。)

(姐姐跟着走出。一會，汽車開車的聲音。又一會，大小姐走進，開始收拾桌上的杯碟，接着張媽走進，手裏拿了幾張鈔票。)

張 (審看手中的鈔票。)大小姐——

梅 唔？

張——我看太太這兩天不知怎麼了。大約是因為少爺回來，她老人家歡喜的厲害了。

梅——甚麼事？

張——剛纔太太上了汽車，她忽忽把我叫了去。她說昨天是我的生日，她忘記了給我錢。她從窗子裏給了我四張鈔票。

梅——這還不好嗎？

張——是啊，不過我的生日是臘月十六。今天纔十月初三，昨天是十月初二，怎麼會是我的生日？

梅——太太一定記錯了。

張——不會的。我服侍了太太八九年，每年我過生日，太太都給我幾塊錢，叫我自己買東西，從來沒有忘記過。——並且，這票子也不對。我看是十塊錢一張的票子，四張就是四十塊錢。太太不會給我這樣多的錢。就是給我，我也不能受她的。（送上手中的鈔票。）大小姐，您看看對不對？

梅——（看了看鈔票。）啊，真的，是四十塊錢。一定是太太弄錯了，沒有看清楚。（給還

鈔票。）

張 可不是嗎？

梅 一定是太太沒有看，等會等太太回來了，你問一聲好了。

張 （仍舊細看鈔票。）太太的票子，平常也難得弄錯的。——當然要問一聲，等太太回來的時候。

（幕下。全劇完。）

等太太回來的時候

三塊錢國幣——一幕草戲

時間 民國二十八年抗戰期間

地點 西南的某一省城

劇中人

吳太太 抗戰期間，西南的某一省城的熱鬧街上所看到、聽到、「碰」到的無數外省人之一，年三十以上，擅長口角，說得出，做得出。如果外省人受本省人的欺侮是一條公例，她是一個例外。

楊長雄 抗戰期間，跟着學校遷移，上千的流離顛沛的大學學生之一。年二十左右，能言善辯，見義勇為，有年青人愛管閒事之美德。如果外省人袒護外省人是一條公例，他是一個例外。

成衆 休假期間，楊長雄臥室中進進出出的許多少年朋友之一。年與楊相若，言語舉動常帶有自然而不自覺的幽默。如果一個人厭惡女人的嚙噬，喜歡替朋友排難解紛是

一條公例，他好像是一個例外。

李嫂 物價飛漲，工資高貴的非常時期中，許多從鄉間來省謀生賺錢的年輕女傭之一。年二十以下，毫無職業經驗。初出茅廬，雖得其時，而未得其主。如果一個女傭祇有賺錢，不會貼錢，祇有正常的或不正常的增加財產，不會損失財產是一條公例，她確實是一個例外。

警察 當然是西南某一省城內許多維持治安的警察之一。但在數目的比率上，微有不同，因為在這一個城內，不但警察數目較多，衛隊憲兵糾察偵探亦較多，然這與本劇無關，沒有說明之必要。如果警察應該尊重權威專門招呼汽車是一條公例，他不是一個例外。

佈景 一個舊式住宅的四合院子。上面是有廊子的三間正房，是吳太太的住所。右面是兩間矮小的廂房，是楊長雄的公寓。左面兩間廂房，一為廚房，一為出門的過道。院子裏有樹有花，也有曬着的被單，女人的內衣和小孩的尿布等。廊子上堆着別無放處的桌子、椅子、茶几、板櫈和小孩的車馬等。開幕時，吳太太在收拾曬乾的東西，有的

只是摺好，有的先需熨平。楊長雄坐在窗外的一個蒲團上看書，曬太陽。

吳（繼續開幕以前的口角。）窮人，窮人，這個年頭，那一個不窮呢，那一個不是窮人呢？白米賣到六十塊錢一擔，豬肉一塊五毛錢一斤，三毛錢一棵白菜，一毛錢一盒洋火。從來沒有聽說過。窮人，窮人，是的，做娘姨的是窮人，做主人的個個是發財的嗎？這個年頭，祇有軍閥，祇有奸商，沒有良心的人，纔會發財呀，我們可不是這樣的人——這樣的三間破房子，一個月要四十塊錢的房租。打仗以前，連四塊錢都沒有人要。簡直是硬敲竹槓！這樣的事，纔是欺負人的事，這樣的人，纔需要旁人去教管——（一面說話，一面已摺好幾件衣服，說時，目光向楊藐視，他顯然是她在教管的對象。）

楊（想用兩手掩耳，則無手拿書。不得已，用一手把對着聲浪的一耳掩上。）

吳是的，我用的娘姨是一個窮人，我承認，可是我並沒有欺負她。這樣貴的伙食，她一個人吃三個人的飯，我並沒有扣她的工錢呢。（轉調。）打破了我的東西，不賠！還

有旁人幫忙，說不應該賠。我倒要聽聽這個大道理。

成（正當他的朋友預備講道理的時候，從右廂房走出。一手提着一張方凳，一手拿着一盒象棋，走到楊的面前，放下凳子。）下棋，下棋。

楊（放下書本，預備下棋。忽然看了吳一眼，想逃出對於下棋不利的惡劣環境。）拿到裏面去下好不好？

成（沒有懂得楊的提議的理由。）裏面很冷，外面有太陽，外面比裏面好得多。（剛說完，就看見楊用大姆指向後指指那惡劣環境的產生者，了解了楊的意思。）喔！裏面和外面一樣！（兩人排好棋子，開始下棋。）

吳（將已經整理過的幾件衣服收進屋去，一會走出，手裏拿着一隻花瓶。）呸，看罷，就是同這個一模一樣的一隻花瓶。還是五年前我從牯嶺避暑回上海的時候在九江買的。他要二十塊錢一對，是我還了六塊錢買下的。用到現在，沒有見打破一點。我因為喜歡它的樣子，纔特地當寶貝似的帶在身邊。她把那一隻打個粉碎！你說可恨不可恨。現在你就是出十塊錢一隻，也沒地方可以買得到。我要她照原價賠我三塊錢，可算是

十二分的客氣了。（說着，將寶貝玩賞了一回，順手放在席上的一張茶几上。繼續做她未完的工作。）

成 老兄，你也應該客氣客氣啊！怎麼連將軍你說都不說一聲？

吳 —— 現在的三塊錢，值甚麼？抵不到以前的三毛錢。照道理應該照市價賠我纔是。不過我既說了祇要她賠我三塊錢，已經說出的話，我不反悔。可是如果連三塊錢都不賠我，那可不行！

成 （並非認真的。）唉！老楊，我和你賭一個輸贏好不好？這盤棋，如果你贏了，我出三塊錢；如果我贏了，你出三塊錢。贏的錢送給李嫂讓她還債，怎麼樣？

楊 李嫂沒有債，我也沒有錢。你是闊人，三塊錢不在乎，我是一個窮光蛋，我的三塊錢用處多得很。（用剛聽到的口吻。）這個年頭，自來水筆，賣到六十塊錢一枝，鋼筆頭，兩塊錢一打，九毛錢一瓶墨水，一毛錢一隻信封。從來沒有聽說過！

吳 （得到了一個進攻的機會！回頭向楊。）啊，你知道說窮，你也會說你是一個窮人，那麼剛纔你說的全是廢話！你既知道大家都是窮人，還說甚麼替窮人想想？你說你是

一個窮光蛋，請問，現在那一個不是窮光蛋？

楊（被迫抗戰。）吳太太，你還要多講嗎？

吳我爲甚麼不能多講？難道我連在我自己家裏說話的權利都沒有了嗎？

楊（放棄了紙上談兵。）好罷，你既要講，我就再和你講好了，你剛纔要我講道理，我爲省事起見，沒有理會。現在我把這個道理就來講給你聽聽。我們都是窮人，不錯，不過窮人也有窮人的等級。一個用得起娘姨服侍的太太，如果窮的話，是一個高級的窮人；一個服侍太太的娘姨，是一個低級的窮人；像我這樣一個掃地抹桌子要自己動手的窮學生，是一個中級的窮人。如果今天是我這樣一個中級窮人，打破了像你這樣高級窮人的一隻花瓶，也許還可以勉強賠得起。現在不幸得很，打破花瓶的是李嫂，她是你僱用的一個娘姨，她是一個低級窮人，她賠不起。三塊錢在你不在乎，可以不在乎，在她……

吳你這話不通，甚麼叫做不在乎？……

楊不要忙，不要忙，請你讓我把話講完。不在乎，就是說，一桌酒席，一場麻將，一盤

絲襪，一瓶雪花膏，……

吳 廢話。那是我的錢，我愛怎樣花就可以怎樣花，旁人管不着。

楊 好，好，好，就說是我說錯了，你說對了。就承認這個問題不是在乎不在乎，也不是賠得起賠不起的問題。這正是我要說的話。窮不窮，賠得起，賠不起，講的是一個情，人情之情。現在我要說的是一個理，事理之理。我們爭的是：一個娘姨打破了主人的一件東西，應該不應該賠償的問題，我的意見是：一個娘姨打破了主人的東西，不應當賠，主人不應該要她賠。完了。

吳 喔！不應該賠？

楊 不應該。

吳 花瓶是不是我的東西？

楊 是的。

吳 是不是李嫂打破的？

楊 是的。

吳 一個人毀壞了別人的東西，應該不應該賠償？

楊 應該賠償。

吳 好了，還要說甚麼？

楊 啊，別忙，別忙，你說的是毀壞了別人的東西，可是你不是別人啊！我問你，李嫂是不是你的傭人？

吳 是的。

楊 傭人應該不應該替主人做事？

吳 當然。

楊 你的花瓶髒了，你要不要她替你擦擦？

吳 要她擦擦，是的，可是我沒有叫她打破啊。

楊 當然你沒有叫她打破。如果是你叫她打破，那就變成執行主人的命令，替主人打破花瓶，那就祇有做的快不快，打的好不好的問題，而沒有賠償的問題了。我現在再請問你：從古到今，盜竊裏燒出來的花瓶，少說，也有幾十萬幾百萬。這些花瓶，現在到

那裏去了？一個花瓶是不是有打破的可能？

吳 有的。誰可以把它打破？

楊 是呀，誰可以把它打破？我請問你。

吳 花瓶的主人可以把它打破，該有花瓶的人可以把它打破。

楊 你這就錯了，該有花瓶的人，不會把花瓶打破，因為他沒有打破的機會。勸花瓶的人，擦花瓶的人，纔會把它打破。擦花瓶是娘姨的職務，娘姨是代替主人做事。所以娘姨有打破花瓶的機會，有打破花瓶的權利，而沒有賠償花瓶的義務。好了，還要說甚麼？

吳 胡說霸道！

楊 胡說霸道？我還有話要說，你要聽不要聽？

吳 我不要聽！

楊 你不要聽？沒有關係！我還是一樣的要說。因為你剛纔說了半天，你並沒有徵求我的同意，你說你在你的家裏，有你說話的權利，現在我在我的家裏，也有我說話的權

利。剛纔我說的是理，現在我還要說勢，「理所當然勢所必至」的勢。剛纔我聽說，你已毫不客氣的把李嫂的身上都搜過了。一個主人有沒有搜查她僱用的娘姨的身上的權利，這是一個極嚴重的法律問題，現在且不去說它，你搜查的結果，你發現了她身上只有三毛錢，對不對？現在你要她賠的不是三毛錢而是三塊錢。這三塊錢的鉅大賠款你叫她從何而來？所以我勸你……

吳 那不用你擔心，你等着看好了。

成 下棋，下棋。

（楊就此下臺，回到象棋的戰場，繼續未完的棋局，太太也繼續回到她未完的家事。少停，外邊先傳進一陣敲門的聲音，接着走進一男一女，男的一望而知其是一個警察，女的一手提了一個小包袱，從她的可憐神情，也不難猜出，她就是闖了禍的李嫂。）

吳 啊，警士！你來了，好得很，謝謝你！

警 太太！

吳（放下工作，走到來人的近邊，指着李嫂，對警士。）她是我僱用的一個娘姨。現在我把她回了，她就要走。她今天早上把我的一隻花瓶打破了，我的花瓶原來是一對，（說着，從茶几上將另一花瓶拿來作證。）請你看一看，她打破了的那一隻，同這一隻一模一樣。這一對花瓶，是我親自在江西買的，江西是全國出最好瓷器的地方，你知道，原價六塊錢國幣一對，現在要到市上去買，十塊錢一隻也買不到。現在我要她照原價賠我三塊錢國幣，她自己也已經答應了賠我。她要我扣除她的工錢，可是她以前的工錢，我已經都給了她了。現在我不願意再用她，因為——因為一對花瓶已經打碎了一隻，這剩下的一隻，我一時還不想把它打碎。（爲謹慎起見，將一時不想打破的花瓶放還到原處。）現在我先請問你，她打破了我的東西，應該不應該賠償？

警 是啦嗎。

吳 好，請你問問她，花瓶是不是她打破的？是不是她答應了願意賠我？

警（認爲用不着問。）是啦嗎。

吳 請你問一問，她是不是答應了賠我三塊錢？

警 (向李嫂。) 你懂嗎？你打碎了主人家的花瓶，太太要你賠她，賠三塊錢國幣，你聽懂了沒有？

李 (低頭無言。)

吳 好了。我已經看過她的包袱和她身上，她只有三毛錢。現在請你等一等，(向楊看了一眼，走進正房一會，提了一個小包袱走出向警士。) 這是她的鋪蓋。這條巷子的對面，就是一家當舖，我請你帶着她把這個鋪蓋拿到那家當舖去押三塊錢交給我。

楊 (從蒲團上跳起來。) 甚麼？你要押她的鋪蓋！

吳 是的。

楊 (走到吳的面前大有搶奪鋪蓋之勢。) 豈有此理！你把她的鋪蓋押了，你叫她睡什麼？

吳 這是她的鋪蓋，不是你的鋪蓋，與你無關！(轉向警士。) 警士，請你過來，我指給你看那一家當舖在那裏。(向門走去。)

楊 (走去攔住去路。) 不行！

吳 甚麼叫不行？這是不是你的東西？打破的是不是你的花瓶？我的事要你來管！——先

生，請走開，讓我走路！

成（走去把楊拉開。）下棋，下棋，下棋，下棋，下棋。

（吳太太、警察、李嫂同走出，楊回到蒲團上，氣得說不出話來。）

成（燃着了一枝香烟，也回到原來的位，靜默了一會。）這盤棋大概是沒有希望下完了罷？（無意的一人代表兩方，進行未完的棋局。）

楊（轉過氣來。）唉，氣人不氣人？這樣的蠻傢伙，見過沒有？搥她一頓，出出氣，贊成不贊成？

成（似乎經過了一番考慮。）和一個女人打架？不大妙，可是我贊成給她一個教訓。

楊這樣的女人，除了拳頭的教訓，沒有別的方法，我想給她幾拳，打一個痛快再說。

（站了起來，好像真想預備動手的樣子。）

成（知道這不過祇是說說，所以也就隨便應應。）不甚贊成。（又走了幾著棋。）

（楊在院子裏走來走去，成一人著棋，一會，吳從大門走進，面有餘怒，進來後，即走進正屋，不久，警察走進，一手提了李嫂的鋪蓋，一手拿了三張紙幣。）

警太太！

吳（從屋內走出，看見了紙幣，同時也看見了舖蓋。）怎麼了？

警這裏是三塊錢國幣，交給你。（呈上手中的紙幣。）

吳（收下應得的賠款。）舖蓋怎麼了？

警是啦嗎，當舖的少奶奶，給了三塊錢，聽說太太是外省人，她不要李嫂的舖蓋。

吳（不甚中聽，趕緊將警察向大門引去。）對不住得很，對不住得很，謝謝你，謝謝你。

（引着警士一同走出。）

楊（向成。）你說丟人罷？……這樣的一個無恥的潑婦！

吳（走進，不幸的聽到了對她的批評，向楊。）甚麼？你講甚麼？你罵人是不是？（向

成。）成先生，你聽見的，他破口罵人……

成對不起，我在下棋，沒有留心到我四周的環境。

吳（再轉向楊，一逼。）你以為我沒有聽見是不是？無恥，我請問你甚麼叫無恥？（得不到答覆。）無恥，是的，旁人的事，不用他管，他來多事，纔是無恥。一個在背後

罵人的人，纔是無恥。——

楊（仍舊無言，一忍。）

吳（再逼。）——一個大學生，以爲了不得，自己說話不通，還想來教訓旁人，自己以爲是受過高等教育，開口罵人！潑婦，請問甚麼叫做潑婦，那一個是潑婦，講啊！

楊（欲言而止者再，再忍。）

吳（三逼，轉到楊的面前。）你沒得說了是不是？剛纔你很會說話，怎麼現在連屁也不放了？你罵了人你不承認。你罵了人你不敢承認。這纔是無恥。是的，無恥！下流！混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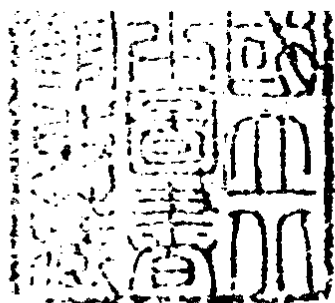
楊（面白手顫，忍無可忍，忽然看到了茶几上放着的花瓶。急忙地走去，搶在手中，走到吳的面前，雙手將花瓶拚命的往地上一擲，花瓶粉碎。）

吳（血管暴漲，雙手撐腰。）你這怎麼說！

楊（理缺詞窮，閉緊了嘴唇，握緊了拳頭，沒得說。忽然靈犀一點，恢復了面色，伸手從衣袋中摸出了三張紙幣，送上。）三塊錢——國幣！

吳（事出意外，一時想不出適合環境的言詞。搶了紙幣，握在手內，捏成紙團，鼓着眼，看着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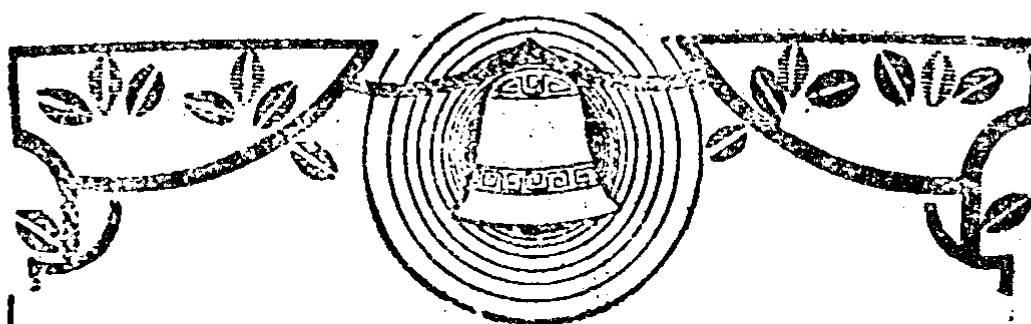
成（危險暴風波渡過，得到了這一場惡鬥的結論。）和棋。（收拾棋子。）
（幕下。）



正中書局

三十四年上半出版新書

總裁革命之理論與實踐	陳誠講	二·〇〇	世界地理故事	戴介民編著	五·六〇
中國教育改革之途徑	陳果夫著	四·〇〇	黨員守則釋義	林有壬著編	〇·九〇
中國教育史(大學用書)	王鳳喈編著	六·八〇	國民守則釋義	劉繼宣編著	〇·八〇
輔導原理(訓導叢書)	邵四亭編著	二·二〇	合作應用統計(合作指導叢書)	居秉英編著	一·八〇
專科以上學校訓導實施方法	李燕等編著	三·〇〇	合作會計問題(同上)	謝允莊編著	一·二〇
(訓導叢書)	程天放編著	一·七〇	農業合作簿記(同上)	同右	二·二〇
憲法與教育(憲政叢書)	曹樹勛編著	二·〇〇	保險合作經營論(同上)	王世編著	三·二〇
邊疆教育新論	教育部頒行	五·〇〇	合作金融淺說	余振和編著	一·一〇
師範學校課程標準	同右	二·〇〇	統計學名詞	國立編譯館編訂	一·〇〇
簡易師範學校課程標準	重矛譯	一·四〇	中西對譯現代日本人名地名表	李藉編	二·五〇
少年軍事遊戲	譚文山譯	三·三〇	民生經濟建設與合作		
兒童人格之培養	葉楚傖著	三·〇〇	(中山文化教育館叢書)	彭蓮棠編著	三·八〇
楚傖文存	蘇淵雷輯	一·六〇	愛情之福音	唐君毅譯	一·四〇
梁平子文鈔	徐筱汀編	一·三〇	軍事通訊方法	趙曾鈺編著	一·二〇
收復南京(劇本)	高達觀編著	二·二〇	德國之土地抵押與登記	祝平譯	二·二〇
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	王法樞編著	二·五〇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書)		
(社會行政叢書)	中國土司制度		鐵路選線及計劃學(一)總論	王竹亭編著	四·五〇
中國土司制度	(中國邊疆學會叢書)				
(中國邊疆學會叢書)	余貽澤編著	三·三〇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渝初版

等太太回來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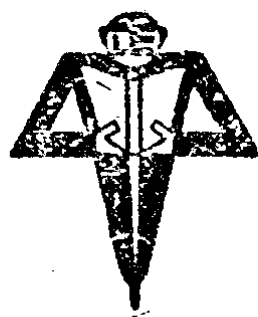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顧一樵
編著者	丁西林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350)

上海市圖書館藏書票第一六四八號



1.6
3-7